

三 人 行

名家散文精品系列

周政保 选编

梦

中

天

地

——
陆文夫、张中行、宗璞散文佳作集汇

5/1106/45

海天出版社
中国·深圳

责任编辑 张 曼

封面设计 王卫东

责任技编 王 颖

· 三人行名家散文精品系列 · 第一辑

周政保选编

梦 中 天 地

陆文夫 张中行 宗璞 佳作集汇

海天出版社出版

(中国·深圳)

海天出版社发行 肇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11 字数 248 千

1996年4月第1版 1997年10月第2次印刷

印数 10001—15000 册

ISBN 7-80615-266-0

I·46 本册定价: 13.50 元

出版说明

近年来，中国的散文创作步入了一个令人欣喜的收获季节。作家们贴近现实、体察民情、有感而发、为事而作，可谓题材广泛、品种多样、文采飞扬而风骨淋漓，其数量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所罕见的。

我们选编出版这套“三人行名家散文精品系列”，目的就在于以有限的篇幅，比较系统地向读者提供一批尽可能新近的散文佳作。不难想象，终年奔波于紧张繁忙中的最广大的读者，是无法读遍名家的所有作品的。而这套名家散文系列的诞生，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一突出的阅读矛盾。

至于“名家”的称谓，是指那些以出色的艺术劳动而蜚声文坛的著名作家（主要是小说家、诗人、学者）。他们卓有成效的思索及耕耘，创造了散文史上前所未有的精神财富。而入选的篇章，便是从名家们浩繁的创作海洋中打捞起来的“佳作”。选编是一个评估与选择的过程，一个拷问选编者观念及判断力的过程，因而其中必定渗透了选编者的感受、理解、乃至正常的偏爱或倡导。而所谓“三人行”，仅仅是一种标志性的说法，其含义也主要在于每本书将由三位散文作家加盟合成——“三人行”的秩序，我们则按作家的姓氏笔划排列。

“三人行名家散文精品系列”将分辑选编出版，每辑四种。我们期望得到作家与读者的支持。

序

周政保

写文章的人都有自己的方式，但又都会想到：怎样才能写出好文章？

导致好文章的因素很多，诸如学识、才情、经验、技巧之类，直接的或间接的，但是不是还有一些更微妙、更难名状的因素在冥冥之中发生作用呢？譬如作家的心境。

说到作家的心境，大致有两种：一是作家的生活心境，与写文章无关而又多少有些牵连，另一是作家写文章时的心境，即思绪情感倾吐时的精神状态，此心境与文章的终极模样最为直接。如果说得机械一点，这两种心境（可称大心境与小心境、或总体心境与局部心境），是相互影响而交融在一起的，是绝对不可分割的。古人有“工夫在诗外”的说法，我想这“工夫”之中也囊括了心境的天长日久的锤炼。又如：古往今来的作家都很推崇诗文创作中的“神韵”或“气”，但若无相适应的心境来支配，这“神韵”、这“气”恐是连边也摸不着的。心境的波及面很深很广，几乎可以牵扯到写文章的所有因素。不过，说穿了也不是深不可测，那就是好文章是由文境决定的，而文境的关键则在作家的心境。我们常说魏晋六朝的散文冠绝千古，但更应窥见那时候名贤们的精神状态。自建安始，可谓忆宴游愉乐，悼故旧长逝，悱恻缠绵，悲凉放达，如游离转徙的晋人邱迟作《与陈伯之书》，其中写道：“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旌旗……”一派流连哀思、惆怅迷茫的情景，而此情此景怎能说不是—种心境的写照呢。

不怎么以前的以前，我们推崇一句话，叫做“愤怒出诗人”，而且始终以为是真理。现在看来则感到有些偏颇了。“愤怒”是一种心境。愤怒的心境出诗人，那不甚愤怒或根本不愤怒的心境便不出诗人了？或许，“愤怒出诗人”是一种方式，但绝非全部。因为我们从中国的诗文大河中，看到了一种以宁静、淡泊或尽可能平和的心境来吟诗作文的精神状态。就散文而言，因了含蓄、机智、空灵、自然之类的传统，又因了那种“以外寓内”的思路，虽写世道不平、人心衰颓，或怨愤，或哀悲，却可以做到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有时虽动一点儿肝火，也尽可能置放于文字背后……

当然，这种宁静、淡泊，尽可能平和的心境——日常生活的心境与写文章时的心境，绝不是泯灭了怨或哀，不是逃避生活而一味地孤寂，也不是不知人间痛痒的麻木不仁，更不是抹煞曲直或如鹬雀般地软弱无能、自得其乐，而只是一种饱经沧桑者的阅世状态，一种感受生活或使感受更接近真理的方式，甚至是一种无我之我的精神姿势；扎扎实实，诚诚恳恳，不造作，不欺世，不沽名钓誉，不哗众取宠，所企求的仅仅是留下一点儿真正称得上诚实的声音，一点儿经得起咀嚼的记述及怀念。

有著名作家说：“当越来越多的面孔变成谎言的时候，诚实是上帝伸向我们的援手，是一切艺术最基本的语法”——补充一句，诚实也是护卫与锤炼我们心境的一种力量；惟诚实，才能宁静、淡泊，才能弃浮躁而持平和；诚实是灵魂中的灵魂，一切好文章的质核。

开场白可以结束了。先说宗璞的散文。

宗璞的散文不算多，我读过她的两本选集：《丁香结》及陈素琰选编的《宗璞散文选集》。她不是那种有了名气之后便如流水作业一般炮制作品的高产作家。她之所以不高产，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讲求作品的质泽品位，坚持有感而发、为事而作，绝不去凑文坛的热闹。据此亦可感知，宗璞是那种沉得住气、耐得了寂寞的手笔，那种持有宁静淡泊心境的散文家。

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说高雅、说情趣，似乎都不甚合适，因为

其中所体现的是一种实在的生活精神，一种诚恳的创作状态。

在宗璞的散文中，写得最动人、最真挚的，是那些以周围人事、特别是亲人生活为对象的记述怀念之作，而其间的魅力也大都在于情不自禁或水到渠成的中肯，可谓“以行气为上，造句次之，选字又次之”——是那种亲历的沧桑变故，那种哀逝悼旧的情感波折，才铸造了一篇篇佳作的精魂——其中最令人难忘的，自然是作为“小女”的宗璞怀念父亲冯友兰的那些不可多得的文字。陈素琰在《宗璞散文选集·序言》中说：“宗璞的这些散文，写的多是死别……宗璞写这类散文也以质朴无华的至情传达为其特点。她能够把浓烈的诀别的至情用不事雕琢的近于直白的文笔表达出来。她在表达那无尽的悲哀时，不使情感泛滥，表现理智而有节制。她的这类伤逝追怀的文字表明她的散文已告别一般人容易有的青春时代的渲染和华采，而有了更多的人生感悟的沉郁。”应该说，这一判断是恳切可靠的。

宗璞的父亲冯友兰是一位名扬海内外学界的哲学前辈，那坎坷的阅历与“中国”这一大概念是不可分割的。但大学者终究是大学者。那宗璞在写作为大学者的父亲时，怎样才能与普通读者的心联系在一起呢？这便是宗璞的散文功力：那种无须修饰的自然而然，那种冲淡平静的大巧若拙，那种不事雕琢的炉火纯青，特别是那种于平凡中含不凡的记述方式，把一个既是普通人又是受人敬仰的大学者“父亲”推到了读者面前，而其中的恩情及人生感悟，也因与读者息息相通而必然引起共鸣。作为散文，宗璞很少（或几乎没有）写到父亲的学问是怎样的精深博大，更多更充分的是写她父亲的为人处事，以及那种做学问的精神，那种倾心于祖国文化的感情，那种学者的清纯敦厚天真——也正是这种平实、朴素、淡泊、乃至有点直白的抒写，才深深地打动了我们这些与哲学、与学问无牵无挂的读者。

实际上，我们所读到的不仅仅是一位可亲可爱可敬的哲学前辈，或一种人的精神与情感，或一些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而且还是一种历史——宗璞记述的虽是一些难以忘怀的往事旧情，而且也无意于“载道”或匡济时世的“主题”，但从那种淡淡的怀念氛围与很生活化的细微末节中，依然感受到了历史或那个时代的存在，或者说，

历史在人、事、情的抒写中已成为一种具体的可触可摸的东西——倘想从精神上理解中国、理解中国的社会文化，包括理解其中的曲折，那读一读宗璞的这些散文是会有帮助的。

宗璞是一位著名的小说家，她的《红豆》、《三生石》、《南渡记》都产生过相当的影响，且都拥有自己的当代文学史地位。不怎么为人所知的是，宗璞还是一位学者，一位英国文学的研究者。所以当你读到那几篇涉及弥尔顿、济慈、勃朗特姐妹、哈代等著名英国作家的优美散文时，也就不会因了其中的情理学识而感到惊奇了。作为作家，宗璞的素质是出类拔萃的；丰富的文化及文学修养、小说家感受生活的才能、更重要的是那种波澜不惊的人生态度、那种平心静气的创作境界，都使她拥有足够的精神力量守护住自己的一方洁净而神圣的天地。她的作品——无论是写人记事，还是写景状物，或者是随笔、小品、乃至序跋，都有一种写忧不为忧、写悲不为悲、或抒凡不凡、涉俗不俗的特点；那一缕缕淡淡的伤感，具有一种净化人的灵魂的魅力（可谓“写忧而造艺”）；而其中的以感悟方式呈显的才学，则丰厚了作品的文化品位。她的作品不仅可以让读者汲取到人世间的真情，而且还具有相应的拓展视野或增加知识的潜在功能，如那些以燕园为话题的作品——对于宗璞来说，绝不仅仅是因为熟悉燕园的缘故；作品之于读者，得到的也不仅仅是一种情感、或一种对于燕园的“古往今来”的了解……其间的思情寓意的丰富性，便是我说的那种可能的“文化品位”。

实际上，心境总与“文化品位”结伴而行，而可能传达作家心境的范围又很宽泛：写作、与人说话、做某件事，都离不开彼时彼刻的心境（作用），也不可能不披露相应的“文化品位”。

当我读到陆文夫的散文选《壶中日月》时，就曾有过这方面的想法。陆文夫也不是“高产作家”（他与某种“写作机器”无缘），他说他的散文基本上都装在这“壶中”（《壶中日月》）了。按不少作家的惯例，大约是要弄一点儿序跋之类的文字的，聪明人请人作，老实人自己写，可这本挺精美的、汇集了自己心血的《壶中日月》，却上顶天、

下着地，干净利落，无序无跋，开篇是作品（《梦中的天地》），收尾还是作品（《脚步声》）……于是我想到，这里所传达的也是一种作家的心境呀。

是一种怎样的心境呢？

陆文夫是一位小说家。坎坷亦小说，名望亦小说。小说早就刻画了他的“精神面貌”。应该说，散文的陆文夫与小说的陆文夫是一致的。譬如多写古城变迁、小巷轶趣、市井风情、百姓心绪之类，即便是谈论创作，似乎也离不开“小巷人家”的启发。

韩少功曾有短作《陆苏州》，凡熟悉陆文夫创作的读者（更不要说了解陆文夫的朋友了），大约都会称道这篇“陆文夫素描”的精彩。那是一个小说家看待另一个小说家所留下的最准确、最鲜明的印象，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何谓陆文夫？《陆苏州》便是。

《陆苏州》的结尾写道：“东坡先生说：不可居无竹。文夫先生则是不可食无茶。若与他茶座闲饮一餐，心态自然清静。至少可免俗三日，可除世俗难题带来的虚火少许……”韩少功把陆文夫的清静免俗归结于品茶，这自然是一种散文方式，但把陆文夫的“精神面貌”，那种“淡淡的”心境，与品茶嗜茶联系起来“刻画”，确是逼真传神的笔墨。

韩少功披露说，前些年陆文夫因照看病重的女儿而少于写作，朋友们大都替他着急，他却认为小说引起轰动一类的虚荣难比骨肉之情的重要，说：“人生就是一本大书，其中有些是字，有些是事。”这样的话，谁听后都是会感动的。

这，便是陆文夫的“淡”。

淡功名，淡利禄，唯独不淡感情。不淡瞳中的光。

心静如明镜，一切都是淡淡的，阅世、处事、待人、直到进入“梦中的天地”、构筑想象的小说世界，但淡得有味，淡得豁达、温厚、有深意，淡得犀利与宽容相辅相成，淡得智者目光与长者风度相得益彰，淡得成为一种境界、一种只有善待苦难与幸运才可能实现的境界。

陆文夫的散文所传达的，自然也是这样一种“淡”：如品茗的清淳回味，如姑苏深巷里融着桂香的叮咚琵琶声，如旷野里自己能倾听

到的不紧不慢的足音——

他对“脚步声”，对人生的长旅，确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理解，而这种理解也同样贯彻于他的散文——既作为生活态度、又作为创作心境的注释，他在散文选集《壶中日月》的收尾作品中写道：“要想听到自己的脚步声，好像必须是在寂寞的时候，在孤苦的时候，在泥泞中跋涉或是穿过荒郊与空林的时候，这时候你才能清晰地听到自己的脚步声……那种脚步声能够清楚地告诉你，你在何处，你是从哪里来，又欲走向何处？那脚步声还会清楚地告诉你，它永远也不可能把你送到你心目中的目的地。”他又说：“心中的目标虽然难以达到，脚步声却也没有白费，每走一步都是有收获的。痛苦是一种收获，艰难是一种收获，哭泣也是一种必不可少的体验，要不然你怎么会知道欢乐、顺利和仰天大笑是什么滋味？能走总是美好的。”

陆文夫真的是把世态人生之类的事看透、看明白了——“太阳从不担心明天的路”，这是真正的了悟者的话。

他的心境保证了他的清醒、他的充满睿智的自析，而这种清醒与自析，又护卫了他的宁静致远，他的超然大度，他的那种淡淡的、但又绝非不问世事的心境。譬如，他的散文有一些是写“吃喝”的，且亦富有“美食家”的不凡之韵，但细细读来，便可感受到其中的“吃喝之外”的思与情，所谓“壶中日月”或“吃空气”，作为标题或语题，其实已经道出了之所以要说“吃”道“喝”的真意。又如，他还针对现时的“文坛现象”写过一些随笔，就“快乐的死亡”、“得奖、不得奖与再得奖”、“清高与名利”等，说了不少很中肯很感人的心里话，有忧虑也有劝勉，赤诚之中所包含的，是一种自省自律自析自诚的倡导，一种健康而正常的作家心境的护卫，一种清醒、宁静、勤恳的张扬。他说他最害怕的是那“快乐的死亡”——“毫无痛苦，十分热闹，甚至还有点轰轰烈烈”，但作为有了点名气的作家，作品又在哪里呢？他对于“得奖”所持的态度，也表达得入木三分：“管它得不得奖，我写我自己最心爱、最感兴趣的東西”；“不能把得奖当作抽烟，抽烟能使人兴奋，抽了一根还要再来一根，抽上了瘾就糟了，戒起来是很痛苦的！”

这就是陆文夫心目中的名利之害，只不过是说得比较宽厚委婉

罢了。不过，陆文夫也不主张绝对的“轻名利”，他说，“清高者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但也不那么亟亟乎于名利与权威”；他主张把“清高”当作一种理想，一种对待生活的态度，况且“清高”也并非文人特有；他说他接触过几位亿万富翁，他们的生活都很俭朴，他们信奉“赚钱是一种责任，奢侈是一种罪过”。他确实把被中国文人搅得昏天黑地的诸如“清高”与“名利”之类的问题说清楚、说透彻了，其中心意思就是：中国文人应该持有怎样的心态或心境、或把自己放在一个怎样的生存位置上？就如他的“寒山一得”所示：文人不能忘乎所以，想一想张继是靠《枫桥夜泊》出的名，还是靠寒山寺出的名？而寒山寺的出名，是诗人被利用了，还是诗人的伟大起了作用？“自古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陆文夫很赞赏李白的“早就看穿”，说李白“从不自暴自弃，但也有自知之明”——这是“陆苏州”在“太白遗风”中寻找自己呢。也因为如此，所以这位曾获过四次全国小说大奖的作家，恰恰从不把文学看得很高、很了不起，但他始终如一地信奉“责任”与“义务”，他说他的创作是把自己的心血与曾经流过的眼泪注入油盏，燃烧、再燃烧，发出一点微弱的光辉……“微弱的光”，是他对文学创作所作的比喻。

陆文夫的不少散文是谈创作、谈文人的，读这些篇章所能领悟到的，实在不能说是“微弱的光”了。你说陆文夫很传统，对，就算是传统，但这里的传统却是沐浴着“现代”而发出的可以照射灵魂的光芒。于是，真正的传统便与我们的家境、我们的品位、我们的“日月”息息相关了。

说到张中行的散文，涉及传统的机会便更多了。

我始终不渝地认为，传统是个好东西。好到怎样的程度？好到倘若这个世界没有传统的支撑便不可能维持与延续下去，而文学这个早就被称之为“文学”的领域，如果一旦失却传统，也许就不是什么文学了——假设仅仅是假设，自然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譬如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是传统维护了包括文学在内的生存程序——你说张中行先生是位博览群书、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或者钦

佩他的文章知人论世诗史兼备、淡泊安祥而又生气流动，那你的衡量尺度，你的直觉或联想是从哪里来的？不就是传统“告诉”你的么，不就是一种传统的潜移默化化的结果么。传统哺育了你、熏陶了你，你的精血及智慧的目光都是传统炼就的，你永远逃脱不了传统的牵连制约，因而所谓“走出传统”的说法，或那种对传统不屑一顾的姿势与神态，多少让人察觉到了一种不知深浅的懵懂，一种自以为是的盲目与滑稽。当然，传统是成为传统的，也因了它的“成为”的特质，所以传统又永远处在微妙的可见或不可见的扬弃过程中。其实，传统之于我们究竟好不好，关键在于我们的态度及智慧（包括阅历经验）。在诚恳的智者那里，传统是造就与丰富身心的营养，取之不竭、用之不尽；而在“大愚若智者”那里，传统便可能被认为是茫茫的荒原（因得不到、也不想得到什么而宣言走出）。我想，传统中的好东西不是一桌佳肴，会有人摆好了请你入座品尝。传统不仅在典籍里，也在千姿百态的生活中；不仅体现于物，更蕴含于人心或人的精神历程。说穿了，传统的智慧是被智慧发现与感悟之后，才可能被称为智慧的。

这是我读张中行的所谓“笔记野史闲书”所滋生的一点小联想；仅仅是联想，因为我说不清楚其中的奥秘。

张中行先生生于1909年，可谓前辈的前辈了。他写下的著作很多，而我认真真读过的就三本：《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何谓“负暄”？据张先生说，出自《列子》——“原意是嘲笑宋国的乡下佬，没有供暖的房子和羽绒衣服，只能靠晒太阳取暖。后来断章取义，成为寒士的一种享受，如韦应物诗，‘负暄衡门下’，金圣叹冒充施耐庵的诗，‘负曝奇温胜若裘’，都是。我用负暄为书名，断章之外还加点新义，是不只‘寒’，而且‘闲’，因为不闲，今事还自顾不暇，又哪里能想到旧事。这样，有闲，想想旧事，而且是在晒太阳感到暖烘烘的情况下，就大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了”。这段话录自写于“1989年夏日”的《负暄续话·后记》，八十有余的老学者，能有如此精湛安详活泼的文字，实在是让人钦佩与叹服。

读张先生文章，是一种精神享受，不仅长见识，而且养性情，如沐浴传统的光辉，如领受灿烂的、但又伤痕累累的民族文化的洗礼。

张先生的文章，是中国人写的文章，也是中国人读的文章。淡而不疏，静而不寂，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含蓄、温厚、蕴藉，有“气”又存“神”，既具寒士般的君子风度，又不乏从亲近中娓娓道来的学识或见解；就如吕冀平先生序所言：“他似乎是一个超然的观察家，一个宁静的学者。”；“超然”确只能做到“似乎”，而“宁静的学者”则是一种不打折扣的真实。他评说世事，谈论古今，臧否人物，追念往昔，着实是才、学、识、情齐全兼备，而在今日，能写这般文字的人似乎是少见了。

张中行先生的散文主要是写人写事，而写人必写事、写事又时常涉一些旧人——忆旧追昔是他散文的重要特点，无论是野史故人之类的记述还是随笔闲说，大抵如此。拿先生自己的话说，是状写一些“模模糊糊的影子”，而“影子中有可传之人，可感之事，可念之情，总起来成为曾见于昔日的‘境’”。周汝昌先生在《〈负暄琐话〉骥尾篇》中说：“文境之高处未有不是诗者”。所以虽是“琐话”一类，但诗与史的贯穿流动，确是可以感触到的，且不薄不轻。

那么，怎样才是“诗”呢？“意会”已不是人人皆可为之，更不要说“言传”了。说实在，谈“诗”而能谈周全、且得精髓者，当代人中是凤毛麟角。我们常常做那种弃传统而拾域外牙慧的蠢事。名声赫赫的法国当代大画家巴尔蒂斯在谈到中国艺术时说：“道济的《苦瓜和尚画语录》，写得何等的好！在我们西方，很少有这样好的东西，现在的西方艺术理论，哪里有谈得如此透彻的东西。西方堕落了。你们为什么还要到西方艺术里去找出路？”西方艺术是否“堕落”，且不去管它，但这里的“你们”，肯定是在指某些中国艺术家。这位当过多年罗马法兰西学院院长的巴尔蒂斯倒是懂“诗”的，他信奉表象背后的东西。的确，“诗”的含义绝对不是或不仅仅是抒情；“诗”是一种“境界”，一种字里行间的（或“语言”背后的）“气”或“神”，一种隐舍与融贯，一种弦外的无声音乐。说到张中行散文的“诗”与“史”，周汝昌先生析述得很耐人寻味：“诗”与“史”能“结合”吗？“太史公早已回答了这个问题。后来的劣史，为什么总跟不上司马迁？就是因为笔下无诗”。怎样理解张中行先生把“琐话”当作“诗”与“史”来写的那一层意思，周汝昌先生还说过：“读者幸勿一眼看见史，另眼迷却诗，那令所失

目 录

序 周政保

● 陆文夫卷

2	梦中天地
10	微弱的光
17	壶中日月
24	得壶记趣
29	寒山一得
33	门前的茶馆
36	屋后的酒店
39	深巷里的琵琶声
42	人与城
44	写在《美食家》之后
47	吃喝之外
52	吃空气
55	无师而无不师
62	问答
71	清高与名利
74	人多
77	快乐的死亡
79	文学史也者
81	读书也不乐

83	乡曲儒生
88	老叶，你慢慢地走啊！
91	哭方之
93	心香一瓣
98	送鲍昌归去
102	王愿坚的愿望

● 张中行卷

106	章太炎
108	马幼渔
111	熊十力
116	胡博士
120	苦雨斋一二
125	刘半农
129	朱自清
133	废名
136	梁漱溟
141	叶圣陶
147	两位美学家
152	马珏
155	孙毓敏
159	红楼点滴一
162	红楼点滴二
165	红楼点滴三
169	红楼点滴四
172	红楼点滴五

175	难得糊涂
182	自欺而不欺人
186	临渊而不羡鱼
192	姑苏半月
200	梦魂长在断桥西
202	也说一件小事
205	物价
210	老字号
216	早期的烤肉
219	大酒缸
222	东来顺

● 宗璞卷

226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日
230	九十华诞会
235	心的嘱托
238	三松堂断忆
244	三松堂岁暮二三事
249	三峡散记
255	孟庄小记
262	恨书
265	卖书
268	风庐茶事
271	从“粥疗”说起
274	我爱燕园
277	燕园石寻

280	燕园树寻
284	燕园碑寻
289	燕园墓寻
293	燕园桥寻
296	报秋
298	送春
301	花朝节的纪念
308	看不见的光
312	没有名字的墓碑
316	写故事人的故事
322	他的心在荒原

陆文夫卷

那时候的普园店大都开设在河边，取其水路运输的方便，所以「堂吃」的那张桌子也多是放在临河的窗子口。一二知己，沽点酒，买点酱鸭、熏鱼、兰花鱼之类的下酒物，临河凭栏，小酌细谈，这里没有酒店的喧闹，和那种使人难以忍受的乌烟瘴气。一人独饮也很有情趣，可以看着窗下的小船一被波声呀呀地摆过去。特别是在大雪纷飞的时候，路无行人，时近黄昏，用朦胧的醉眼看迷蒙的世界。美酒、人生、天地，养养苍苍有道世之意，此时此地畅饮，可以进入酒仙的行列。